

# 广州工业遗产：岁月工场里的城市记忆

□刘晖 张嘉颖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是华南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是两千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从未停歇的港口，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当传统工业逐渐远离城市，轰鸣热闹的工厂车间、喧嚣繁忙的运输通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往日热火朝天的风光不再，但那些旧厂房、旧机器、旧设施却承载了厚重的岁月积淀，成为城市发展年轮中不可磨灭的工业印记。工业遗产不仅是对过往荣光的怀旧，更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重新解码。

## 壹 百年进程：工业遗产的生成脉络

广州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行之地。依托江海交接的自然优势和千年商都的商贸基因，广州发展出以航运和轻工业为主导、特色鲜明的工业门类，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工业遗产。这些遗产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传统手工业时期(1840年以前)**  
近代机器工业引入之前，广州经历了漫长的手工业时期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得益于地理区位和内外交通的优越条件，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发达的商业贸易与繁忙的水路运输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现存考古遗址显示，秦汉时期的番禺便设有专门的造船工场，西汉时期莲花山就已成为南越国专用采石工场，宋代已有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址。明代中期出现“广中事例”，及至清乾隆后，“一口通商”的特殊政策使广州的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并形成了较完善的产业格局，造船、五金、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都发展至全国领先水平。鸦片战争以前，存在于各行业的资本主萌芽尚未发展到能够采用机器生产的阶段，但已开始从零散的家庭手工作坊式，发展成区域聚集性手工业基地。清代内港移至西关一带，带动西关地区聚集了大批纺织业手工业作坊，形成有名的西关“机房区”；日益兴旺的海外交通也促进了造船业迅速发展，雍正年间便在河南设立官营造船工业基地；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国外对茶叶的需求使得河南地成为重要的外销茶的加工基地。这些都表明在发达的商业贸易影响下，广州手工业开始形成区域聚集性优势，为日后转



1901年创办的粤垣电灯公司(后称“五仙门发电厂”)旧照

化为机器生产提供了基础。

**(2)近代工业初步发展时期(1840—1911年)**

近代工业发展初期，广州工业发展依靠西方资本最早引进了机械化生产。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官办工业及民族工业也在广州全面开花，先后开办了涉及军工、机械、能源、建材等领域的

一批新型工厂。其中西方资本工业集中分布在珠江航道沿岸以及黄埔一带，洋务运动官营工业及民营工业主要分布于城西的增埗、城东门以及河南等地。黄埔港外资船舶工业：1840—1911年外资工业建设集中在白鹅潭仓储工业区以及黄埔港船舶工业区。黄埔港自古以来总揽外洋交通，是广州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清代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黄埔港实际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商航运势力迅速在黄埔港扩张，停泊于黄埔港的外轮不断增加，黄埔原有的手工修船业已不适应形势需要。19世纪40年代起，外商开始在黄埔投资创办船舶修造业，英国人柯拜最先在黄埔雇佣当地人设立柯拜船坞公司，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也在此诞生；此后相继建立录顺船坞、旗记船厂等，至同治二年(1863年)广州已有外资船坞10座，黄埔港逐渐成为近代外资船舶工业的聚集区。

白鹅潭内港仓储工业：如果说黄埔港是作为外轮进入广州的第一站，珠江前后航道交汇处的白鹅潭则是连接外港与省内的中转枢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外轮可进入内河通航通商，省河内港的功能加强，各航运公司纷纷在珠江前航道北岸增加港埠设施，新建了大量堤岸、码头、仓库等。沙面成为租界后，

珠江后航道广州河南、芳村两岸被开辟为新的航运中心，太古洋行等几十家船运和贸易公司在江岸建设仓库码头，以作仓储物流集散之用，形成了今天珠江后航道两岸的港航仓库遗产建筑群。

向城外拓展的官营、民营工业：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广州创办的官办军用工业有枪炮、弹药和兵舰等制造厂，民营工业有机器、缙丝、造纸等制造厂。由于旧城空间已不能满足工业建设需要，在城外择地建厂是必然。广州城北是山地，不宜建厂，且由于广州多东南风，位于下风向和较为平坦的城西和河南为新兴工业的建设提供了理想用地。

**(3)民族工业发展及省营工业建设时期(1912—1949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国家成为主战场，无暇顾及在华殖民掠夺，大量资本从中国撤出，亦无法向中国出口大宗产品。因此中国实业家抓住时机，掀起兴办实业热潮。在这种形势下，广州近代民营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较为突出的行业有机器、火柴、肥皂、榨油、橡胶、煤油、纺织、制皮、制革、食品加工、酿酒、烟丝、中成药、建材、玻璃、电池、金属加工等。

1929年至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利用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机，制定了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通过吸引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广东工业。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还注重发挥本地区优势，利用珠三角种蔗、种桑业向来发达的条件，大力发展蔗糖、纺织、造纸、化工和建材等工业。至1936年已建成西村工业区的省营西村土敏土厂(水泥厂)、省营西村硫酸厂、省营



1914年创办的广南船坞旧照



1845年创办的柯拜船坞旧照

工业建筑以及空间规划的审美特征。从近代早期“中西合璧”建筑特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建筑特征，再到简洁、实用的现代主义风格，广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遗产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价值。

临江面水、湿热多雨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孕育了广州工业建筑独特的艺术风格，通风、隔热、遮阳是工业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对于结合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工业建筑设计探索，不乏著名建筑师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如澳大利亚建筑师威廉·帕内主持设计的广州大元帅府旧址(原广东土敏土厂)，属于中西结合的外廊式建筑，砖砌拱券外廊、陶土宝瓶栏杆、竹节形排水管等充分体现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特色的融合。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建筑师林克明设计的广州火车站，现代主义立面简洁大方，空间处理开敞通透，通过开敞式大厅与室内中庭增强采光通风。这些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工业建筑遗产，充分展现广州工业遗产的艺术价值。

**(4)艺术价值——融合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建筑艺术审美特征**  
工业遗产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西村电解厂(俗称梳打厂)、省营西村肥田料厂、西村电力厂、省营增埗饮料厂、增埗自来水厂、河南工业区的省营河南纺织厂，还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造纸厂正在建设。到抗日战争前夕，广州工业已初具规模，工业门类有电力、金属加工、建材、玻璃、橡胶、木材、火柴、纺织、缝纫、皮革、食品、造纸、印刷等16个行业，工业年产值达历史最高水平，为旧中国时期广州工业的“黄金年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州市内的工商业区被敌机狂轰滥炸，省营工厂更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大量厂房设备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市内交通系统亦遭到破坏。广州近代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

**(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国家政策主导下，广州工业以实现“从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型，建设华南工业基地”为目标，以轻工业为主体、重工业为基础，兴建了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营现代化工厂，奠定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根基。广州的工业布局，以珠江及铁路为轴线向东部、北部、南部发展，形成了以南石头、赤岗、白鹤洞为重点的河南工业区，工业大道便是建于此个时期，沿线聚集了20多家骨干企业，成为“广州制造”的摇篮；以员村、黄村为重点的东部轻纺化工工业区，罐头厂、玻璃厂、苧麻厂、棉纺厂、无线电厂等就此落户；以黄埔为核心的东部船舶、石化、机电工业带，广州石油化工厂、黄埔发电厂相继建成，奠定能源工业基础；以江村、夏茅、三元里为重点的北部机械工业区。现在，黄埔、员村、赤岗等地还成片保留有这个时期的工业遗存。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充分利用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凭借“三来一补”，发展起“珠江水(饮料)、广东粮(食品)、岭南衣(服装)、粤家电”的轻工体系，率先引入外资，先进技术，相继建成了一批新型工厂，如珠江啤酒厂、太平洋影音公司、华南电子计算机公司、广州冰箱厂、广美食品公司、广州洗衣厂等，逐渐形成了门类齐全、设备技术先进、交通运输便利的轻工业生产体系。有些历史悠久的老厂也开展技术改造和扩建，这一时期形成的工业遗产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史迹。

21世纪后，面对城市空间与生态的挑战，广州的产业结构再一次升级，广州市政府颁布了《关于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和《广州市区产业“退二进三”企业工业用地处置办法》，鼓励工业企业利用原址从事第三产业开发，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逐步构建起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体系。广州开发区、南沙新区等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助力广州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 叁 活化新生：工业遗产的未来路径

在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更新的双重机遇下，使用寿命长、空间跨度大、改造利用灵活性高的厂房仓库，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经过修缮改造，仍能够为新的产业和新的生活提供有魅力的空间。广州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为工业遗产再利用提供了优良条件。21世纪后，随着文化遗产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保护理念不断更新、技术措施逐步规范、专项资金持续投入，广州涌现出一批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并逐步形成博物馆、公园景观、创意园、商业开发等模式，为国内国际贡献“广州经验”。

未来，珠江沿岸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将是实现广州滨水工业空间向城市公共活力空间转型、延续珠江工业文脉记忆，进而实现珠江两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珠江与铁路两大线索进行线性工业遗产活化，串联沿线其他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品质提升，同时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促成工业遗产保护、生态与环境、休闲与教育等社会经济综合目标的实现。

工业遗产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情感，诉说着曾经的奋斗与辉煌。它们是历史的注脚，是文化的脉络，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千年的城市积淀，百年的工业发展，曾经“热辣滚烫”的生产场所逐渐冷却，化作工业遗产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正在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自身的价值，陪伴着时代的发展。工业不仅生产商品，更生产城市本身。而城市的伟大，不仅在于她创造了多少机器，更在于她如何守护这些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业印记，让它们在新的时代接续运转。

**注：**2025年6月14日，“岁月工场——广州工业遗产调查成果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特展厅1开展。该展览在广州市文物局指导下，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策划，依托其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广州工业遗产调查与保护研究报告》而成。展览从广州工业发展史、工业与城市发展、工业与市民生活、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四个维度呈现广州工业故事。展期至9月10日。

## 饮膳流芳

# 广府人何以如此喜爱饮茶

□饶原生

饮茶，俗称“一盅两件”，是广府地区很有生活特色的习俗标记。追随着每天太阳升腾，广府人爱饮茶、爱说“饮茶”。或相约说个事，或表达谢意，或只为享受一下纯粹广式生活，广府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总是：“得闲出来饮茶。”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入“饮茶”词条时，加贴“方(言)”标签并说明：“是粤港一带流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整个广府地区，饮茶已变成不同阶层都乐意投入的一种生活习惯及生活态度，变成社交圈子中密不可分的重要载体，也变成一张颇能勾勒城市品格和人文神韵的文化名片。

由每天饮茶的风俗习惯令人迅速联想到一个地区特色文化，在广东还有潮汕地区的工夫茶和客家地区的擂茶。非遗保护自是对之慧眼有加，2022年5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广府饮茶习俗上榜。

溯其源头，可回到清咸(丰)同(治)年间，广州、佛山一带兴起“二厘馆”，那些开设于码头、城市路边的公共茶肆。因之就变为广府人社交中的普遍载体，全赖茶居、茶楼、茶室等的应运而生。清乾隆年间“一口通商”，海上丝绸之路亦“海上茶叶之路”，全国各产地的绿茶、红茶、普洱、乌龙等等，都得经由广州外销，这就为“一盅”提供了品种品质上的诸多提升，“得闲出来饮茶”，这时又相当于“斟生意”，斟着靓茶、品着美点，生意也就在美美的氛围中谈成了。

广府人饮茶的最早兴起其实与早餐有关，只不过是“在家吃”，改成“在公共空间里吃”。吃着吃着，总有人想吃得好些，于是就有了茶楼，“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趸”，满足不同阶层不同需求；吃着吃着，发现“密斟”(小范围聊天)的交际需求往往大于吃饱的生理需求，于是就有了茶居、茶室，着重于“私人包间”的私密性，茶点追求清致而摒弃“抵食夹大件”；又吃着吃着，发现早茶时段已满足不了诸多需要，于是增加“下午茶”“夜茶”“三茶两(饭)市”，火力全开。其实老一代广州人表述的饮茶，据时间规定是称“饮早茶”的，后发现已演变为全天候的事，才省略了“早”字。

不妨问句，“得闲出来饮茶”，何以受到如此广泛欢迎？茶客首先认同的会是“水滚茶靚点正”。陶陶居当年专门雇人上白云山取九龙泉水返茶楼烹茶，泡靓茶先从靓靓水开始。点心的“正”，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以至于民初的陆羽居、新陶芳等茶楼还打出“星期美点”招牌，即每星期推一批新点心品种，且硬性规定更新者不得少于“六甜六咸”。茶客因此来了还想来，哪怕是天天都来，到下一周又是耳目一新。



然后就是环境、氛围了。新晋茶楼为吸引茶客，有条件的都会是园林布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厅堂与室内摆设少不了酸枝、紫檀桌椅，间隔用满洲窗、彩色玻璃、木雕通花，整个布置既讲究开闢宽敞又有适当间隔，曲径通幽。当极具广府特色的建筑、装潢、园艺、盆景、花鸟浑然一体，还有名人字画加持，置身其中，饮茶亦饮出了文化。

从饮茶饮出文化，到饮茶本身成为一种文化，与其起步时就着重于渲染文化底色分不开。陶陶居创办于清光绪六年(1880)，1920年迁址第十甫时，所挂招牌的康有为真迹引起轰动，康有为与陶陶居之间的故事，民间因此留下数个版本。名人效应做门面文章，不够够？新址开张时以公开征鹤顶格对联(上下联首字嵌店名)为突破口，征得头联是：“陶陶喜饮，易易善烹，恰相善作诗中宾；陶陶惜分，更离惜寸，最可惜是杯里光阴。”历史长河中的经典亦尽藏其中。

其实陶陶居这样用心于对联营造的文化底色，为广府地区茶楼所共同追求，由此亦形成饮茶的一道文雅风景线。比如妙奇香的这副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读来，哪个茶客不感同身受？又如大同酒家所挂：“大包易卖，大钱难赚，针鼻割铁，只是微中取利；同父来少，同子来多，糖前滴水，几曾见过倒流？”品之，分明生态逼真写照。陆羽居的则则把茶室、茶仙都搬出来，“人喜陆羽之风常临此地；客具卢仝之癖独嗜乎茶”，爱茶就要爱得纯粹、彻底。

“得闲出来饮茶”，功能当然又是多方面的。著名作家巴金在《旅途随笔》曾记下，那年到广州陶陶居饮茶发现，“席间有位老妇人掀帘而入，还带两位女子进来，请他们‘睇相论银’”。巴金后来从朋友处获知，这就是“相睇”，也就是陌生男女在媒人牵线下互看，看能否发展为朋友关系。

当人们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广府地区的茶楼一直就是最合适的社交平台，无论大事小事，最宜直捷着茶里谈，“饮茶食个包”，什么都能搞掂。尤其是男女相识，“一盅两件”的怡情惬意，不知玉成多少好事。至于旧时黑社会之间借江湖恩怨，也是通过约到茶楼饮茶，“三口六面讲清楚”，该斟茶“认低威”(赔不是)只管斟茶，干戈可化玉帛。更多茶客则爱把茶楼当成消遣总汇，以至于只不上茶楼便感觉与社会脱了节。

广式茶市与人们的社交方式有着这么密切关系，于是催生一些与此有关的有趣茶俗，不照此办事者，绝非真正茶客。比如“滚水啲碗”，饮茶前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把杯碗相叠，滚水(或茶水)再由茶壶缓缓倒入，至水满过杯，筷子和匙羹先在杯中搅动，杯中水再覆于碗，杯口翻转于碗中轻巧一浸，最后将碗中水倾于盆中一起倒掉。其间众人又起又坐，奉水斟茶却不亦乐乎，并替迟到来者完成这个服务。个中仪式感远远大于消毒本意，其由来据说可追溯到清末民初茶楼最早在广州兴起时。有无这个仪式感，几乎已成识别广州人饮茶的特定制标记。

饮茶就是这样，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悄无声息地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并由此深深热爱着。一壶茶、一支烟、一杯酒、一份报纸、一桌点心、一班茶友，一起谈天论地，家事国事天下事，对于广府人的饮茶生活来说都是赏心乐事。

(作者是知名广府文化学者，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广州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作者刘晖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嘉颖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本文部分资料引自《中国工业遗产史录——广东卷》，配图由作者提供)